

# 送你一座皖南乡村小院

操梅林

皖南的乡村小院里有什么？小院里什么都有。

你下了车，站在小院门口。院墙边郁郁葱葱的绣球花映入眼帘，硕大的花朵一簇一簇地探着脑袋，蓝色和红色的花朵争相斗艳，但你很难说哪株更夺目。小院的木门成年累月地开着，随时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和归来的家人。

你走进院子，抬头看见右侧的小院角落里是一棵柿子树。眼前的这颗柿子树，还是这座小院刚建成的时候，父亲亲手栽下的。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曾经的柿子树苗如今早已长成高大粗壮的柿子树了。

你转身来到院子的左边，倚着院墙而栽的是一垄垄韭菜，有些刚收割过，有些已冒出新发的嫩苗，在清晨的阳光下愈发水灵。你俯下身凑近了仔细看，不远处有两株兰花，若不是被根部冒出几株小而尖的芽头吸引，你或许就被它与韭菜相似的外表迷惑，忽略了它的存在。若是不吝啬一场雨

水，那些幼苗便会很快长大，长出花苞，再慢慢绽放，那时院子里清淡优雅的香气便会经久不散。

“汪汪汪”，你被狗叫声吸引，抬头望去，院子深处的葡萄架下，一只小花狗正摇着尾巴。你走近几步，小花狗便叫得更欢了。你俯下身呼唤它，它便跑来蹭蹭你的裤脚，舔舔你伸出的双手。你抱起它掂了掂，“肥皂，你又长胖了……”“肥皂”这个名字还是它过去的主人取的，抱它回来后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它愈发长得像一块肥皂了，又肥又圆。

你抱着肥皂倚坐在葡萄树下的躺椅上，轻轻摇、轻轻晃，肥皂在你的怀里乖巧地躺着。斑驳的阳光透过葡萄架照射在你的身上，你抬头顺着阳光看去，一串串垂下的绿色葡萄中点缀着几颗早熟的紫色。你抑制不住口腔内分泌的唾液，起身伸手摘下几颗半熟半生的葡萄，也不用清洗，直接在袖口上擦擦便投入口中，酸中透着一点点儿甜。你本不爱吃酸的，一边皱着眉头，一边龇着牙，手中剩余的几颗葡萄却

不舍得放下。

“葡萄又没熟，吃那玩意儿干啥？那里有洗好的黄瓜，城里吃不到！”肥皂的叫声引来了母亲的注意，她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门口，手中还拿着扫帚。屋檐下的水池里装着半池清水，几根青绿色的黄瓜、紫色的茄子和一堆红绿辣椒沥在竹篓里，不时从竹篓里滴落的水滴，激起池水涟漪。黄瓜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午饭前、放学后，黄瓜都是最好的解馋“零食”。

你一边啃着黄瓜，一边躺在摇椅上抚摸着肥皂。烟囱里冒着炊烟，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土灶台上的铁锅里，滚烫的菜籽油“滋滋”作响，香气充斥着你的鼻腔。邻居张大爷牵着一只羊，从矮院墙外探进脑袋，笑嘻嘻地问道：“丫头回来了？好久没回来了……”熟悉的身影、熟悉的声音，你笑着点点头，心里却在暗暗地算着日子，确实有半年没回来了。“进来坐坐，喝杯茶！”母亲招呼张大爷进院小憩，张大爷连连摆手，“不了，不了，老婆子也做好

饭了。”

的确，城里是吃不到这样新鲜无污染的黄瓜的，也听不到如此熟悉的乡音。一切都是那么清新自然，一切都是如此自在安逸。你想到了“门前青绿翠，串串玉葡萄”“奢华别院隐深山，花草垂门似瀑悬”“柴门闻犬吠，他乡迟归人”……自古以来，总有无数诗句形容乡村小院。奈何，此时此景，你却找不到哪句诗词能尽善尽美地描述皖南乡村的这座小院，没有一句能贴切又契合你此时的所思所感。

说不上来为什么，不管你在外面遇到多大的难事，回到这座小院，你总能感觉到心安。院子里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几十年来不变的氛围，陌生的是，这种感觉你已经许久不曾感受过了。这种感受，他处不会有，只能在此院。

于是，你闭着眼尽情享受阳光，一遍遍地回忆曾经在小院里发生的点点滴滴。你庆幸自己曾生活在这样的小院，也满足一直有这样一座小院等着你随时归来……



## 一根白发的恐慌

王一曼

在我即将步入三十岁的时候，额前多了一根白发，看到它的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像是被人丢进了炮仗一样炸开了。是最近熬夜太多了？还是营养不够？难道自己已经开始老了吗？……一系列的疑问从我的脑中划过，我马上拿起镊子将白发拔掉，然后安慰自己仅一根而已，多注意饮食和休息就没事了。可自此我的心里就像长了野草一样的难受，每次照镜子都要盯着之前长白发的地方，生怕再冒出一抹银芽。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会像妈妈一样二十多岁就白了头，且一发不可收拾。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还不到三十岁，在众多家长当中，妈妈可以说是绝对的年轻，但最影响她颜值的，就是她头上的那些白发。那时我总是扒拉着妈妈的头发寻找银丝，然后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扯下它们，再一根一根地排列好，向妈妈证明自己的能干。最开始，我怕妈妈疼，总是很小心地寻找白发，然后贴着根部小心翼翼地拔；后来熟练之后，就直接将她的白发在手指上缠个圈，一拽就下来了。妈妈三十岁左右的时候，站在她身边，能很明显地看到她发间争相涌现的银丝，且明显要比同龄人的多。

思及此，再看看自己的白发，感觉妈妈的经历就要在我身上重演了。我开始上网搜索白发的成因，积极地吃黑豆、黑芝麻，总之一切有利于生黑发的食物我都开始尝试，哪怕是之前不喜欢的食物，也会强迫自己吃下去。我努力地养护着自己的头发，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新的白发产生。我的心终于跳得踏实了，人也放松了，然而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发间又冒出了一抹银芽，再往上拨弄头发，居然又找到了两三根之前隐藏起来的银丝，我气愤地摔掉手上的镜子，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精心养护还会长出白发。

我完全不能接受白发的继续生长。走在路上，我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行人的头发上，遇到一头黑发的，就会羡慕那抹乌黑亮泽，恨不能自己也能拥有如此秀发。我仔细地寻找着每一个人头上的白发，尤其是年纪相当的路人，一旦发现了就会沾沾自喜，然后安慰自己：你看，那个年纪轻轻的人也有白发！没高兴两秒钟，又会反驳自己：说不定人家比你年纪大呢？我在寻找安全感和自我否定中反复挣扎，每天的关注点都在头发上，想的都是吃什么食物、用什么产品，整个人好像魔怔了一般。

之后的一次聚餐，一个同事说起自己二十出头就生了白发，我震惊了许久，她明明比我年轻几岁。

“你没有白发啊！”我仔细看她的头发，完全没发现白发的踪迹，忍不住开口向她询问。

“绑起来了，后面还挺多的，前面的拔掉了。”同事不在意地说。

“你没找一些让头发变黑的办法吗？”我开始同情她，同时又暗暗欣慰，年纪轻轻就长白发果然不是我的专利。

“我不太在意那些，这是自然规律，早晚都会发生的，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我还不如多吃点儿美食，多看几场电影，多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呢！”同事的随口一说，让我豁然开朗。

回想自己最近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养护头发上，强迫自己吃不喜欢的食物，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不仅最后什么也没改变，还错过了那段时光里最美的风景、最舒适的自己。

当我放宽心态后，世界好像变得越发可爱。我不再执着于白发，过了两三年，还是只有那么两三根，虽然我还是会拔掉它们，但不会再胆战心惊。后来，当第一条浅浅的皱纹爬上我的脸庞时，我发现它竟有些可爱。

## 一行春的诗芽

张言奎

一尾柔暖在枝头徘徊  
一条诗意的流淌  
涟漪，叫醒万物的梦  
一切都在风的督促下  
打扮，着装  
从一行春的诗芽，开始  
酝酿生命的旅程  
盎然的热情  
会长出更多的青春  
阳光翻越黑夜和大山  
解开束缚的冰霜  
用坚定温暖的目光  
浇灌涉世未深的绿意  
懵懂的花蕊  
一定触动春的一番想象



## 奔向春天

李海波 撰

## 在黄昏里坐下来

杜明芬

在黄昏里坐下来，和一条河一起  
晚霞垂落，河面被泼了一抹金  
鱼的语言也是金色，慢慢  
在新生的芦苇旁停靠、消弭  
我承认植物会被风偏爱  
就像现在，风荡起微微弧度时  
我和一棵白杨离得如此近  
水镜里，一棵树和我  
相互倚靠，各自明媚

在黄昏里坐下来，和一本书一起  
图书馆寂静无声，  
思想的蝴蝶在金色的琴弦上跳动  
唐朝的炊烟缓慢消散  
宋朝的小船扬帆起航  
……

历史烟云录里  
有人被记起，也有人被遗忘  
所有人都是颗微小的沙砾  
总要尽量留下只言片语吧  
尽管，我的力量微不足道  
尽管，我与野草一样不值一提

在黄昏里坐下来，和一座村庄一起  
从一朵初开的梨花追溯岁月  
年轮无需细数，旧物是风月凭证  
荒废的石磨啊，  
你究竟见过一个少年的多少光阴  
苍老的蒹葭啊，  
你究竟让多少儿女肝肠寸断  
桃花的诺言，在黄昏里无足轻重  
只要有人叩响故乡的门扉  
桃李春光便如一阵轻风  
所有归来的人  
都是黄昏后，一瓣初生的月亮  
夜色撩人，灯火璀璨  
月亮啊，温暖了好多人的目光

## “荷锄”之交

马海霞

出了正月，祖父便开始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里外的大胡子爷爷。

过去没有电话，本地朋友来访，写信不及自己一双腿快，若没托人提前传话，登门拜访都属突然来访。然而，祖父知道大胡子爷爷每年农历二月里肯定会来一趟，他来时骑着小毛驴，扛着锄头，也不去家里，直接到地里找祖父。

农人上班就是到地里报到，大胡子爷爷在“上班”时间到地里找祖父，一找一个准。两位老友见面后，寒暄的话也不多谈，大胡子爷爷把棉衣脱下来，找棵树上挂上，甩开膀子便开始帮祖父锄地，两人一边锄地一边聊天。

祖父和大胡子爷爷是老友，两人年轻时都在地主家当长工，翻身做主人有了土地后，便靠种地谋生。

两人每年你来我往走动一回，大胡子爷爷来帮祖父干一天农活儿，祖父再去帮他伺候一天田地。大胡子爷爷每次来都扛着自家的锄头，他说，农具也和人一样，相处久了，有了默契，干活顺手。

锄累了，祖父便邀大胡子爷爷到石屋里休息。祖父用瓦罐取来一罐泉水，置于石灶上，烧木柴煮粗茶待客。一碗茶下肚，两个人也歇个差不多了，再起身继续锄地。

待到中午，祖父从布兜里抓几把花生米、一些萝卜咸菜以及一摞煎饼放石桌上，大胡子爷爷也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壶老酒和一个油纸包，油纸包里包着切好的熟猪头肉。两人不分主客，谁也不用劝谁，在石屋里自斟自饮，畅快淋漓。

两位老友吃饱喝足，再坐着聊会儿，待彻底休息过来了，便继续锄地。“锄”尚往来，选个天气好的日子，祖父让祖母煮两个鸡蛋，烙几张葱油饼，包好了揣兜里，再去大胡子爷爷的地里帮一天的忙。

幼时不理解，祖父和大胡子爷爷来回折腾啥呀？一来一往，和自己种自家地出的力气一样，还不如谁也不帮谁，省得来回跑。

祖母说，哪能一样呀！自己干自家地里的活，捞得着煮茶喝酒闲聊吗？

## 父亲的笔记

葛鑫

时间——那是母亲生前喜欢的节目。

在标有“儿女”的小本子里，则记录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以及孙辈的出生年月日，特别是在孙辈的那一栏，还写着孩子们喜欢吃的食物、喜欢读的书目，甚至还有身高、体重以及方便打电话的时间……还有的记有考试成绩，分数后面写着“加油”“别累着”等字样。

我一本本地翻阅着，心潮起伏。我在标有“老伴”的笔记本里，看到父亲记录的母亲几次体检的结果以及体重的变化，还有母亲喜欢吃的水果，有的水果后面还标注了购买地点……往后翻，我看到了父亲给母亲写的悼词。为响应丧事从简，母亲的丧事操办得很简单，只是家里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没想到父亲其实是写了悼词的，只是没有念给大家听，但我想，父亲在心里一定默念了许多遍。通过父亲写的悼词，我看到了母亲平凡又闪光的一生，也感受到了父母间深厚的感情。

父亲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我回家的时候，他正认真地在一张卡片上写着什么，写好又用一根蓝色的丝带穿起来，然后揣进了口袋。见我问他，父亲微笑着说：“做个防丢卡，万一丢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父亲常说的。他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家里有许多父亲用各种纸张装订的小笔记本，为了用时方便，一本本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父亲还在每个笔记本上用正楷标注了“电视、邻居、儿女、亲戚、老伴……”等名称。

我随手拿起那几本笔记翻看，上面的字书写认真，一笔一划都非常用心，看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又有点儿心酸。

标有“电视”的那个本子里，认真地记录着电视剧的名称、里面的人物以及故事梗概等。另外还有国内外新闻摘要、各个电视台的频道……我继续往前翻，还看到“养生堂”等电视节目的播放

父亲还把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和她们的子女信息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整理，有些表哥表姐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至于他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我更是没听说过，真不知父亲是怎么一打听来的，还详细做了记录。我问父亲整理这些做什么，父亲只是笑笑，说，没事的时候看看，别忘了。

远亲不如近邻，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个人独居，我们兄妹离得远，幸好邻居们都还不错，互相帮衬、照应。父亲认真地记录了经常往来的邻居信息，多数只有姓氏、单元楼层、手机号码，有些还标着哪年哪月哪日，谁拿来了几个南瓜、几个萝卜等，谁又送来了几片退烧药……前几年家里没有网络的时候，父亲在征得隔壁邻居的同意后记下了无线网络密码，方便儿孙回家时上网，后面还备注着“感谢”两个字。

……

父亲的笔记，记录的是生活，传递的是爱。